

探事案 神猛奇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主 编 赵振安

副主编：刘利华

张德利

内容提要

这部反映公安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品集，讴歌了公安战士为国为民勇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在书中可以看到一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案件，象特大杀人犯的凶残，犯罪团伙的形成与覆灭，金库百万元巨款被盜案的发生与破获等。有的是第一次公诸于世，有的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案情内幕，读来令人触目惊心。此外，对一些卖淫嫖娼等社会丑恶现象，也进行了揭露和鞭挞，同时也不讳言公安工作中的某些失误以及队伍中腐败分子的堕落。通过本书，读者可以看到当代警坛的一个缩影。在注意可读性的同时，作品在艺术手法上也各具特色，这与其它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尤其难能可贵。

目 录

血色黎明·····	刘利华	张德利	(1)
魔影在阳光下现形·····	武 英	文 达	(25)
为了每一个干警的荣誉·····	铁 矛		(44)
长城内外的178天·····	北 夫		(58)
谋杀的不仅是肉体·····	石 剑		(79)
粉红色的诱惑·····	韩连升		(85)
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制造的罪恶·····	马红光		(93)
丧心病狂的色狼·····	蔺鸿儒	郝少勇	(105)
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堕落·····	赵天赤		(111)
四一八特大报复杀人案始末·····	禾 化		(117)
“神鼻子”缉毒·····	王杰民	王久强	张树源 (135)
你怎么哭了，女所长·····	孙丽萌		(147)
智擒扒手的老太太·····	夏鹏远		(158)
公安局长传奇·····	礼 花		(166)
王义的橄榄绿·····	张湘霖		(175)
一个死囚的警告·····	高秀峰		(193)
在“严打”中落网的公安局长·····	肖 辰		(211)
流窜犯·····	付 锐		(223)
持枪凶犯覆灭记·····	孙秀峰	李晓军	(244)
治保主任和他的东树林·····	陈 默		(252)

血色黎明

——特大杀人犯朴在根落网记

刘利华 张德利

清晨，七、八点钟的太阳，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敲门声。

老母亲去开门。问候，打听消息，借些东西，任何一些普普通通的小事都可以敲门。

对准他的却是一把手枪。

一生中，他曾多次蒙受过类似的悲剧，都走过来了。今天，能越过这个难关吗？

五十年代，他风华正茂的时候，在一场政治运动中被判刑五年，原因仅仅是“右派言论”。凭着对党的信任，他走过来了。

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他又成为人们任意侮辱与敌视的对象，正常的工作没有了，生活成了没有着落的人。陪斗、游街成为家常便饭，但他仍然顽强地渡过了生活的险滩。

度过了花甲之年，他享受到了真正的幸福。组织上纠正

了他的右派问题。为了让青年人学习日语，他开办了日语班，用自小到东京留学时学到的日语，为社会服务。退休之后，他又被返聘回去，参加公司对日本人的谈判，为国家挤出最后的几滴奶和血……

现在……

宋人嘴里叫喊着：“我代表人民审判你！”枪声响了。吴世信，一个六十九岁的老人，倒在了自己的床上。

他的母亲，一个九十高龄的老太太，还没有从走廊回到内室，又被开枪打倒在地。

没有任何感觉的白新生走回家，手里捧着丈夫和婆母爱吃的油条。

一推门，她愣住了。

丈夫和婆母流出的鲜血已成了河。他们在河中飘。

早点从手中跌落在地。她赶紧打电话告诉单位领导、叫医生。相濡以沫几十年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绝对没想到他们现在已死。急匆匆赶来的医生告诉她人已不行了时，她一下子就没有了知觉。

那时，她还不知道这仅仅是厄运的一部分。

屠杀，以吴世信为起点。

次女吴姬，呼市回民区教育局副局长，七点二十分被害。地点：回民区教工宿舍。

妹妹、妹夫、外甥被害。七点五十分，妹夫白善，呼市化工学校副校长同自己的妻子和还在待业的十八岁的儿子一家三口全部倒在血泊中。地点：内蒙石化学校。

大女吴青，呼钢少年宫负责人和丈夫许铁，呼市啤酒厂副厂长八点四十分被害。地点：呼钢综合经营宿舍。

他们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平静地生活，辛勤地劳动。他们都是朝鲜族，都是亲戚。而如今，一日之间喋血在自己建筑起来的温暖的家里。

多处枪弹孔和利刃伤刻在他们的身上，无数的血液喷溅在地面，生命已不再属于他们，可干警们勘查现场发现他们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睁着。

死不瞑目。

李茂林厅长赶赴发案现场

李茂林厅长赶赴凶杀案现场。他干了十年县公安局教导员、六年县委书记，多年养成的习惯使他不耐烦呆在前岗后哨，文件材料的大院里。

他的部下，那些经过无数次刑事斗争考验的干警们，在当天下午二点钟之前，已经确定了罪犯，并掌握了凶手要杀更多的人的计划。呼市，还有八人生活在恐怖的阴影之下。包头、山西、北京、天津、齐齐哈尔……列在他名单上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再也见不着明天的太阳了。

这是个真正的敌人。

军人，中尉。一米七六左右的身高，强健的体魄。从军校毕业。有从1979年至今十年以上军旅生涯的经验。作案时带手枪和匕首。

这是李茂林同志走上公安厅长岗位以来，内蒙发生的第一起特大恶性案件。它不仅震惊了呼市，震惊了内蒙，甚至震惊了中央。中央军委首长都非常重视。北国边疆内蒙古的安定与否，事关重大。能否尽快破案，对公安机关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他是从困难中走过来的。

1981年至1982年。兴和县。

老百姓们传唱：“垒高墙，养大狗，妇女晚上不敢走”。

好生生的邻居，因三斤莜麦反目，一个被活活打死。

五个月时间，全县发生三起凶杀案，死伤二十多人。

社会治安恶劣！

是年五月，李茂林同志走马上任县委书记。

他亲自抓治安。

他让一位副县长兼任公安局长。“严打”战役中，他就蹲在了公安局。

很快，兴和县连续三年出现了三无：无逃犯，无重大案件，无辮窃。

县委所在地城关镇，从他1982年上任到1988年离开，硬是没有发生一起凶杀案！

现在，又一个难题出现了。

现在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时候，自治区领导到自治区机关。一定要尽快捉拿罪犯。

呼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李厅长同呼市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及公安局各局局长商议、研究。一个决策形成了。罪犯的目标被保护起来。

下午三点左右，通缉令附罪犯照片发往各地。

晚十点，呼市电视台播出紧急通缉令：

罪犯：朴在根，男，20岁，朝鲜族……

罪犯，一个凶恶的敌人

昨天下午四点半。某地。

领导们把酒喝成一团。

饱饱睡了一觉，起身。他找的就是这个机会。他推门进去。

人们的热情如四月的春风。

他落坐，依次给诸位斟酒。

白酒又下去一半。

人们劝他喝。

他点到即止。不一会，他起身而去，又搬来一箱啤酒。

人们大碗筛酒，大块吃肉。

他端杯望着一个个醉眼朦胧的面孔，心中隐隐有一丝冷笑。

酒席一直进行到七点。

晚十点。天已发黑。他又找领导。

下午剩下的白酒还有半瓶。

他殷勤地给对方倒酒。

碰杯。

下午的酒劲还没过。

一会儿功夫，领导就有些舌头发硬。

朴在根搀着领导回到宿舍。

十二点钟，领导已入睡了。

他转出屋子。电灯还雪亮地照耀着。

他拉掉了电闸。

营区内一片漆黑。

回到宿舍，领导已鼾声大做。他拉开抽屉摸出钥匙，打开兵器室的门，黑暗中，他直奔放枪点。果然，枪在！

枪啊，实现目的的宝贝！

大约五月七日早三点钟，他走出营房。

他挥手叫了一个后三轮。

开车的是一个年约三十多岁的汉子。

“去哪？同志？”

“呼市。”

“这么晚了还出去？”

“我女朋友在呼市，明天早坐八点钟的车回东北，我去送送她。”

后三轮在空无车辆的呼包公路上风驰电掣。

呼市遥遥可见。

目的就要实现。

他的心中难以抑制地兴奋起来。

西立交桥。后三轮车戛然而止。

“到了。”

他看看手腕。

七点。时间正好。

“太谢谢你了。需要多少车费？”

“八十”。

“你帮了我大忙，八十太少了。”

朴在根抽出一百元票子，交给司机转身就走，没两步他叫住司机，又拿出三十元交给司机。

司机望着朴在根的背影心里有点发懵。

朴在根走到租自行车点，把领花、军校毕业证押在那儿，租了一辆自行车。

杀人开始了。

每到一家，他拔枪便射，对倒在地上的人还狠狠地捅上几刀，以泄心头之恨。

杀过四家之后，他又重返吴世信家。

还有一个女的没杀掉，他要把他们满门抄斩！

一群人围在吴家门口指指点点。

警察！

大盖帽，警车。

唉，杀不成了！

他遗憾地骑车掉头而去。

什拉门更。文明路路旁柳绿翠酒家向他微笑。

女服务员笑得更甜。

他要了一瓶啤酒，呷了一口。

啤酒冷滋滋的，沁人心脾。

太舒服了。

他心中在笑。

从酒馆出来，他琢磨下一步行动。

看来呼市已杀不成人了，那到哪去？对，去和林。

那还有一个列在名单上的仇人。

他骑车沿公路向南而去。

骑了一会儿，他感觉到累了，便拐下公路，来到一片野地放倒自行车闭目休息。

忽听一阵汽车声由远而近。

他警觉地注视着。

一辆吉普车停下来，离他只有三米。

两个警察从车上奔下来，直向他而来。

他腾地站起，枪口对准了他们：

“你们是不是来抓我的？没你们的事，退回去！”

两个警察的拳头握了起来，他紧张地注视着，好在吉普车开动了。

他点燃了一支烟沉思。

远处，吉普车停下来，在商量什么。

他狠吸了两口烟，扔掉烟头，骑车返向公路。

呼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李厅长回到家，老伴忙乎一阵已是一点多钟了。他端起热腾腾的饺子就吃，刚吃到第六个的时候，电话铃声响了。

刚放下这个，另一个又响起来。

情况，情况。

他放下电话，匆匆而去。

这六个饺子一直顶到第二天中午。

下午两点钟，内蒙古自治区主管政法的政府副主席文精和政法委书记马振铎来到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公安厅厅长李茂林、副厅长倪文、四处处长陈之卿随之而到。

在呼市市委、市政府召开的各区书记、区长、公安分局长会议结束后，领导们留在指挥中心，紧张地守候在电话机旁。

有消息！

武警报告：在小黑河发现罪犯。

云公恒副局长带领第一批干警奔赴现场。

李刚副局长从病榻上爬起来，又带第二批干警出发。

领导手里都有对讲机，前线发生的情况听得清清楚楚。

一會兒功夫，他們先後到達現場。

“他自縊死了。”

是發現罪犯的干警的聲音。

“什麼方位？”問話聲。

“他騎上自行車，順着公路向西南去了。”

.....

.....

“對，就是那座空房子。看，那有自行車。”

“包圍了空房子。”

.....

“注意安全！”

“擴大搜查範圍。”又是指揮員的聲音。

“在小黑河附近經過搜索，沒有發現目標。我們現在正擴大搜索範圍。”

“請報告一下具體情況。”

“下午四點半左右，郊區小黑河派出所所長王振國和民警曲連元前去牛奶場解決民事糾紛，半路上遇到一人躺在路旁，便下車詢問。那人掏出手槍逼走他們，然後逃走。民警老曲立即報告民警，王所長立即派員追捕，見他向前而去。”

“帶槍人穿什麼衣服？”

“穿隊馬褲呢軍服。”

“為什麼沒抓住他？”

“民警沒有槍。”

.....

朴在根無疑。

对讲机一片空白。

前方和后方，都在思索下一步的行动。

内蒙古第三毛纺厂发生枪杀案！

人们又接到震惊的消息。

“三毛”宿舍，一个青年倒在血泊之中。身旁，一张十元的人民币和他的鲜血凝结在一起。

罪犯抢钱外逃，人们自然把朴在根联系起来。

李厅长则不然。两个现场留下的子弹头不一样。很明显，这是不同的人作案。绝不能让此案干扰了追捕朴在根。他发出指示：

把此案和朴案分开来破！

人们的注意力，重新又聚在朴在根身上。

发现罪犯的两个干警来到了指挥中心。

张振国，这个曾当过郊区分局刑警队长的人，遗憾之极。

眼睁睁看着罪犯从眼皮底下溜走，使他脸面全无。他绝不是孬种，在刑警队的时候，他曾一个人上山捕获过杀人犯，眼睛都没眨一下。现在在领导面前，他只能坦白了：没有盯住罪犯！

根据小黑河追捕情况，可以得出结论：罪犯可能窜回市区。除了在小黑河附近扩大范围深入调查外，应堵死进出呼市的交通要道。一队队人马奔向各个目标。按照决定，主管武警部队的张温树副厅长下令武警出动，各个支队在指定地点即位！

堵卡潜伏的方案早已在总队于长才参谋长胸中酝酿成熟。命令一下，呼市周围的三十九个交通要道被卡住。

罪犯又窜回市区

朴在根又窜回市区。

他知道，当时若是沿公路向南而去，现在肯定是身陷重围了。

在大学路商场，他买了一件黄绿色上衣和一条裤子，啪，甩给售货员一张一百元整票。

服务员把这张大方的票子对着日光看了半天，她怀疑钱是假的。

朴在根扬长而去。他找到一个角落，把衣服换上，旧裤子和匕首都扔到厕所里。

满都海公园游人如织。

他躲在一片树丛里，酣睡了一个小时，然后起身。

新换的裤子却开了档。

他马上又买了一条换上。

他骑车向东。

图结小区一个小饭馆。

他要了一碗面条。

忽然，从外面进来一个警察，手中持着一张纸走向老板娘：

“这是罪犯朴在根的通缉令。你们这有没有形迹可疑的人？”

他慌忙低下头去，装作吃饭。心狂跳起来。

一会儿，警察走了。

看来其它目标杀不成了。

呼市不能久留。必须尽快离开此地。 ”

站帐出了门，他沿铁路骑车向东走。此时，天已经黑了下来，在一个涵洞里，他藏下身。这是市区的边缘。再向外走，就是郊区。

他躺在那里，看着警车一路闪着红灯，从前面的公路上来回驶过。他决定在这里休息一下，选择一个最好的时机逃出呼市。

如意和遭遇

夜，月已倾斜。

大地一片朦胧。

“没有情况？”

“没有。”

“再过一段时间天就亮了，这是最难熬的时刻，注意提高警惕。”

“是。”

这是武警堵卡点上，排长和班长的一段对话。

排长又到别的点查哨去了。

班长小张带着四个战士守伏在这里。这是如意和，呼市通往外地的要道。

又复归寂静。

一阵响动声，脚步声由远而近。

战士小赵跃出一看，一个黑漆漆的身影推着自行车由西而东。年轻的班长立即命令四名战士围上大桥，从后面追赶，自己则冲向前面，欲从前面桥头堵截。

从后面跃上大桥的战士，看到前面的人加快脚步，便高喊：“站住！”

回答的是一声清脆的枪声。

一个战士立即还击，冲锋枪打出一个点射。

前面的人扔掉自行车就跑，很快便冲下大桥，在一个工棚前一晃，消失了。

战士们围住工棚。

一个光着膀子的人钻出来，颤声说：“别开枪！”

原来是工地下夜人。

罪犯已经跑了。

班长打开对讲机，向上级汇报情况。

六点钟，武警部队封锁如意和附近方圆几十公里范围的交通路口。

搜索南店

李厅长一行一到如意和附近的南店村，就成立了以云公恒副局长为首的前线指挥部，统一指挥公安、武警，开始工作。

以南店为中心的区域，象梳子梳头一样过了一遍，没有发现罪犯。

李厅长和前线指挥部仔细地分析了各种可能的情况。

如果五点半发现罪犯，八点钟包围了出事地点的话，那就是罪犯插翅也难以逃出包围圈。因为，用半个小时时间，一个徒步人向北，是难以逾越呼包公路的。向南、向东……不排除罪犯攀缘火车逃脱。

铁路公安处回电话：发案期间，没有火车通过现场。

那么，某个环节一定出了问题。

在李厅长等人面前，小战士有些紧张。他说大概同罪犯遭遇的时间是四点半左右。那么，罪犯很有可能利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从容地穿越封锁线。

警犬追踪小组把东、南方向都已搜索完毕，没有发现线索。

向西，罪犯已无路可走。

那只有北面。

年轻的训犬员带着警犬，向北顺着树林子搜索。嗅过罪犯用过车蹬的犬，对着一行足迹发生了兴趣，正在上踪。

那行足迹向北而去。

忽然，枪声响起。

“罪犯打枪了！”有人高喊着。

人们忽地向枪声奔过去。

警犬也停止了追踪。

实际上，枪声是武警三支队的战士们在现场附近打靶发出的。

这是什么时候了还打靶，李厅长震怒了。

年轻的训犬员被叫到面前。

你能不能确定罪犯已经出了包围圈？

训犬员犹豫。一个肯定或否定，意味着领导决策的正确或失败。

尽管如此，“前指”决定把搜索范围，向北，一直推到大青山。

各个小组带上警犬出发。

李厅长亲自向他们布置任务。

这个搜捕小组到了大青山脚下，沿着山沟而入。当他们